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十一回 起罷風蠹夫憶家室 來疑兩村婦擇芳鄰

卻說葛小大因隔夜本欲住在店內，忽地店中老板來兩個親戚一安宿在店中，小大的鋪位給了老板的親戚安睡，不得不回家安歇。不想發現了乃武同生姑有不端之事，把自己床上的棉被翻得凌亂不堪，在被中又取到了生姑的一個香囊，一幅乃武的手帕。小大這時便料定乃武同生姑定有了苟且之事，當下也不言明。到了明天，天方明亮，紅日一輪方從東山徐徐吐出，小大已吃了些早點，出門到敬天家中而去，欲找了敬天，再請了母親喻氏，一同商議怎樣辦法。不一刻，早到了敬天家外，見大門尚關得緊騰騰地。原來這時方才寅末卯初，時光極早，敬天尚未出來開門。小大心焦急，忙把大門打了幾下，只聽裡面敬天問道：「是誰呀，這般早的時候，便來打門。」小大忙高應道：「舅舅，是我。有要緊事兒，請舅舅快開一開吧。」敬天方才起身，聽得外面打門的卻是小大，心中不禁一怔，又聽說是有要緊事兒，暗想不要小大同生姑發生了什麼岔子不成？不敢遲延，忙三腳兩步，奔到門後，把門一開，見外面立著一人，不是小大，又是何人，面上含著一面的怒容，雙眉緊皺，好似有一件重大的心事彷彿，敬天見了，忙問道：「小大，你這般時候來找我，只是這般的怒容滿面為的是什麼呀？」小大道：「舅舅，事情大咧。且到了裡面，再細細的告知舅舅吧。我還得去請母親來一同商議咧。」敬天知道小大今天到來，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不然，小大傻頭傻腦，平常不容易發怒，便開了門，同小大到了裡面。小大便把昨晚怎地回去，怎地打門，怎地生姑停了一刻鐘方來開門，自己見生姑顏色不定，起了疑心，走到自己房中，又見把自己摺好的棉被翻亂，不禁大起疑心，在被中找到了生姑的一個香囊，是每天佩在衣帶上的，一塊乃武的手帕，顯見得乃武同生姑早已有私情，細細向敬天說了一遍。一面又把昨晚在床上被內取著的一個香囊，一方手帕，取將出來。給敬天觀看道：「這個香囊，是生姑自己所繡，平常我瞧見掛在衣帶之上，如今卻在我床上被內。一方手帕，我也常見楊少爺所盡的一般無二，也在我床上被內。顯見得生姑同了乃武，同睡在我的床上，被我回去一打門，把他們驚散。在倉卒之間，把香囊同手帕遺落在床上。而且因急于來開門，連棉被都未曾摺好，凌亂不堪，在我沒有回家的時候，他們二人，定在床上做下不端之事，所以生姑開門之時，面上還紅腫之地的神色慌張咧。」

敬天聽小大說畢，把香囊同手帕看了一回，認得香囊確是生姑的東西，手帕雖不能說定是乃武的，諒來小大也不致於說謊，又加著小大平日，倒不甚會說謊，對於生姑又很心愛，決不會平空杜造，有意破壞乃武同生姑二人。這件事十九是可以認為確定不錯的了，不禁沉吟起來，晴想似生姑這般的才貌雙金的女子，配給如醜八怪般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的葛小大自然是算得彩鳳隨鴉，當然不免心中不悅。似楊乃武這般的人品，身家才學，同生姑匹配，倒恰是郎才女貌，又住在一家，相見之後，發生了這般事情，也可說得是在情理之中。只是生姑早已同小大訂婚，又是童養在家中，幹下這種不端之事，總不能說是不錯，如今既是做得事機不密，被小大險些撞穿，拿到了可疑的證據，在小大一方面說，一個童養媳，同人家有了奸情，倘是被個外人知道，豈不遺羞門楣，說小大帶了綠頭巾，除非是把生姑退掉，方能遮除羞恥，只是小大已是中年相近的人了，家道又如此的貧窮。要娶一房媳婦，不了一個豆腐店內的伙計，所入有限，那裡有人肯配給他呢。好容易對定了生姑，人品在倉前鎮可算是獨一無二，女紅亦很不差，這可說得是求之不得，不想卻同了楊乃武有了奸情，若是因此退掉，小大的一生，或者竟將孤獨一世，葛家也說不定要絕嗣的了，而且捉奸捉雙，只得到這些些証物，也不能說定他們一定有了奸情。生姑對於小大，未必心中樂意，退婚卻求之不得，似生姑這般的美貌，怕不嫁一個如意郎君，比了小大強如百倍。小大對於這事，倘是張揚出來，小大并沒什麼利益，生姑卻恰中心懷，奸夫又是倉前一霸的楊乃武，聲勢赫然，他出面幫著生姑，非但小大不會勝利，竟要吃一個大虧，倒不如不聲張來得好些。敬天想到這裡，覺得這事萬萬不能聲張，同生姑反臉。如一反臉之後，生姑正中心懷，趁此同小大悔婚。小大退掉了生姑，又那裡去找這般花一般美貌，八面玲瓏的媳婦呢。只是自己的意思，雖是這樣，不知姊姊喻氏心中，是如何意思，不如先把喻氏請來，一同商議，聽她怎樣的主意，再作道理。便向小大道：「你且別張揚出去，究竟你沒把他們捉住，有道是捉奸捉雙，捉賊捉贓，你既沒有把他們二人捉住，便不能說定他們二人有了奸情，張揚出去，被人家聽得恥笑。不如先把你母親請來，我們一同商量怎樣辦法，再作道理。」

小大聽得。覺得敬天的言語很是不差，自己對於生姑也很歡喜，雖是昨晚猜測他同乃武有了奸情，心中十分憤怒，卻也怕一鬧之後，把生姑退掉，以生姑這般美貌的人，自己如此的窮困醜陋，到那裡去再找一個呢？所得敬天吩咐，不能聲張，忙連連應諾道：「好，且把母親請商議就是。」敬天忙喚過一個小廝，到沈家去請喻氏到來，也不說明是因了小大的事情，怕沈體仁的三個兒子聽得之後，說閑話，只說是敬天有事相商。不一刻，喻氏到了敬天家中，見小大也在這裡，便笑著道：「我知道是小大又有了什麼事情了。」敬天笑道：「姊姊說得一些也不差，正是小大的事情，要請姊姊來一同商議一下。」喻氏見小大愁眉不展，呆呆的坐在一旁，敬天也很露出了為難神色，知道有了很緊要的事務發生，忙問道：「什麼事呀？這般早的天氣，便巴巴的把我叫來。」敬天即把小大昨晚發現了生姑同乃武有了奸情的話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又把香囊和手帕，給喻氏觀看，喻氏聽畢，不禁沉吟了一回道：「似生姑這般的面貌，別說是乃武中意，不論是誰，都得說一聲標致。年紀又不小了，我的所以要同小大急急圓房，也因了這個緣由。生姑匹配小大，本有些委曲的，不要年紀一大，生出了別的變故，如今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弄出事來。怪道那一天我要叫他向楊家開口，借小大圓房時的費用，她即取出了二十五塊洋錢，說是做活計積蓄下的。我原有些奇怪，憑著做些活計，那裡積得下這麼多的錢。這時想來，自然是楊乃武給她的了。論理一個媳婦做下了這般不端的事，便應該退掉，再辦奸夫一個罪，也就完了。可是現在卻不是這般講。一則奸夫是一個有財有勢的楊乃武，別說是倉前鎮上，誰都不敢去動他。便是杭州府餘杭縣內，也有些權力，似我們這般的人家，同他去頂撞，真是雞子同石頭去碰了，那裡可以得到什麼勝利呢。二則似生姑這樣的媳婦，真算得才貌雙全，倘是退掉之後，又到那裡去找第二個呢？何況捉奸捉雙，憑著一個香囊，一條手帕，怎能說定他們一定有了奸情，豈不是平空把一個既美麗又能幹的媳婦丟掉了呢？三則似小大般的人，年紀已是三十歲了，人品既不見得好，才學更不必說，家產當然再也論不到，再要配一房媳婦，怕不是個容易的事吧。因此依了我的主見，千萬不可鬧將起來，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犬，那才後悔不及呢。」

敬天聽了，正合著自己的意思，忍不禁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姊姊的言語，一些不差，我也是這個主意。似我們這種人家，別說是沒有捉著人家奸情，便是捉到了之後，也未必鬥得過楊家，何況楊乃武又是個著名的刀筆先生，可不是好對付的。只是也不能不想個辦法，使他們以後不再幹那不端這事，免得被人家知道，恥笑小大，這方是正理。」小大心中，對於生姑本十分心愛，如今弄出了這種事情，退掉生姑，心中也不愿意，只是倘然絕對不問，盡生姑同乃武去通奸，自己真是變了開眼烏龜了，總得想一妙法。使他們以後，不再發生這般醜事，可以使這項綠頭巾卸掉。聽了母親喻氏的言語。正中心懷，忙接著道：「對咧，母親說的話一些不差，我們這種人家，要同楊家去反臉，是辦不到的。第一要把他們弄到不再在一處，不被人家知道，再把生姑嚴行管束起來，使她以後知道改過就是了，母親舅舅以為如何？」喻氏、敬天本來都是這般心思，都齊齊點頭。敬天沉吟了一回，向喻氏道：「我們既定了這個息事耐忍的主義，只使生姑不容易同乃武會面，自然他們不容易在一處了。可是如今住在一個門內，那裡能得監視他們呢？除非是叫小大搬到外面來往，不住在楊家，方可命他們不常相會。便是乃武再要找生姑幹那不端之事，究竟住在外面，比了在一個門內，難了許多，小大也可以暗暗監視生姑了，小大不在家中的時候，乃武到小大家中，也不便當了，乃武是個鎮上的紳士，也得顧些聲名。人家丈夫不在家中，跑去同他妻子談話，豈不被人家談笑，乃武也不能不顧忌一些，夜間更不必說了，小大也在家中了，即使乃武到來，可以由小大接待，越發不妨事了。這樣可以不傷情面，又杜絕了後患。卻算得是一舉兩得。因此不如把小大搬到外面來居住，便諸事都了哩。」

喻氏聽得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我也是這般想，不如把小大搬出來住，自然沒有這般事情了。不過倘是在這幾天內，立即搬家，一

則沒有相巧的房屋，二則反啟人家疑心，怎地住得好端端的，忽地立時立刻的搬起家來，內中未免被人家說長道短。我想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，倘是生姑同楊乃武已有了奸情，早搬晚搬，都是一搬的了。總是不清楚，若是沒有什麼，幾年也住了，難道一兩月便得岔子不成？小大，現在你回到家中，不必張揚，原似平時一般，不要被生姑同乃武起了疑心，反生枝節，只是每晚總得回去住宿，不要好酒貪杯，誤了大事，只暗暗留意著生姑的行動，生姑便有天大的膽，也不敢妄作非為。一面我們暗中留意房屋，在圓房之前，搬到外面來居住，只說是住在楊家，圓房之後不大方便，不如獨立門戶的好，因此搬出來住。這麼一來，豈不是面面光鮮，既不得罪楊家，生姑也沒法借口，又可免了旁人談笑。弟弟你瞧好不好呢？」敬天聽了喻氏的一番言語，覺得這般辦法，真是面面俱到，再好沒有的了，忙連聲道好。小大心中，也很歡喜。三人商議已畢，小大自到店去。喻氏在敬天家中吃了早飯，方才回家。

從此之後。喻氏、敬天，小大三人，暗中留意房屋，準備搬出楊家居住，小大每晚，總是回去睡覺，對於生姑，卻依然是和顏悅色，并不把此事聲張。生姑自從這一天跌些兒被小大撞穿之後，到了明天，見小大絕早出去，面色上很不好看，心中很不放心，怕小大已猜透了自己同乃武的事情，暗想自己同乃武，究屬是苟且，不大方便，長此以往，終有一天敗露的日子，除非是同小大悔婚，方能同乃武常久相聚，不覺又把悔婚的心意勾起，欲同乃武商議。偏偏這天乃武出門去了，直到晚上回來，小大已先回了家中，生姑怕小大向自己說話。卻見小大依舊同平日一般，並無舉動，以為小大并不知道，方放下了心腸，可是自這一天起，小大每晚必回家中，因此生姑要同乃武相會，晚上竟沒有空閒時候，白天又是人多不便，把生姑的一顆芳心，弄得忐忑不安，終日裡緊皺眉頭，暗暗思忖怎地辦法？終思想不出來什麼妙法，避了小大同人家耳目，可以同乃武幽會，而且有時瞧見乃武，乃武的神情之中，卻似淡淡的不似往日濃厚，生姑是個聰明的人，早瞧出了乃武的神情之間，大非往日可比，越發覺得納悶，不知道乃武心中是如何意思，又不好相問。誰知乃武自這天被小大驚散之後，回到書房之中，被詹氏暗暗瞧見，便著實的規勸了一番，把乃武的迷夢，喚醒過來。因此變了往日對於生姑一味戀戀不舍的態度，欲知詹氏怎樣規勸，且看不回分解。